

我与“悬崖村”

□ 阿克鸠射

“曾经一步跨千年,而今跑步奔小康。”对人们来说已不再陌生的“悬崖村”(阿土勒尔村)就是彝区脱贫攻坚的生动样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昭觉人,我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悬崖村”有着多年的牵挂。在我心中,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将这份情感化作笔下的文字,成就一部反映“悬崖村”脱贫攻坚故事的作品,献给我最亲爱的乡亲,以及奋斗在全国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每一个人。

2019年3月,我的长篇报告文学《悬崖村》出版发行。它反映了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四川大凉山重点贫困地区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的脱贫攻坚历程。在作品中,我用朴实的语言和生动的图片,真实地呈现了“悬崖村”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的艰苦,描述了“悬崖村”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基层党员干部的帮扶下,转变思想观念、艰苦奋斗,建起方便出行的钢梯,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旅游业,重视教育,找到适合当地发展的特色之路的故事。

跟踪采访“悬崖村”

阿土勒尔村坐落于大凉山腹地昭觉县支尔莫乡古里大峡谷深处,距离昭觉县城72公里,有常住居民100多户480多人,是典型的贫困落后山村。阿土勒尔村位于海拔约1400米的悬崖上,村民主要靠上下落差800米的悬崖峭壁,踩过12段218级藤条和木棒编成的“天梯”来维系和外界的联系。“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凉山中的这个“悬崖村”,抬头是悬崖峭壁,低头是深沟险壑,有的地方能下脚的空间还不到半个脚掌大。藤梯长年风吹雨淋,朽得很快,攀爬时稍有大意,后果不堪设想。孩子们每进出一趟都战战兢兢,扶贫干部们每翻越一次都犹如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2010年7月,我陪同时任昭觉县委书记的白云到昭觉县支尔莫乡调研期间,得知乡政府工作人员到阿土勒尔村,要攀爬很长的藤梯才能进入到村子里。当天,我与支尔莫乡乡长阿皮几体相约,等有机会我们一起去爬阿土勒尔村的藤梯,写一写阿土勒尔村的人文地理。

2013年2月,受昭觉县委书记克拉格的委托,我带队赴阿土勒尔村和古里拉达大峡谷采访。爬悬崖、走藤梯,调研组克服重重困难,一路走、一路拍、一路采,经过14个小时惊心动魄的攀爬,终于从阿土勒尔村的牛觉社穿越到支尔莫乡布色来洛村的大平台上。

我将这次到访“悬崖村”和古里拉达大峡谷的经过、体验以及感受,写成了8万余字的系列报道《探寻昭觉古里拉达秘境》,于2013年3月,陆续刊播在《凉山日报》《凉山城市新报》《民族》杂志、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媒体上。2014年,《凉山日报》出版发行的第1期《锦绣凉山》,用了56个页码,图文并茂地再次全文刊发。阿土勒尔村和古里拉达大峡谷引起外界的关注,“悬崖村”的名字叫开了,我也开始了接下来几年的深度跟踪采访。一条藤梯通向云端,娃娃们的上学路,如此艰险。住在悬崖边上的莫色拉则,攀爬到高处寻找手机信号的勒尔组村民以及3名村民护送15个孩子爬藤梯回到山上的情景,让“悬崖上的村庄”阿土勒尔村成为新闻焦点,引来各方的关注。

然而交通闭塞制约着阿土勒尔村脱贫致富。修路,一直是村民们的期盼。经测算,通村路需要高达4000万元资金,昭觉县实难承担。而是否把“悬崖村”撤下山,也是困扰昭觉很久的一个问题。

藤梯变钢梯

2015年,昭觉迎来了新的希望。当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各级党委和政府“逐级立下军令状”,要在未来5年,实现7000万贫困人口精准脱贫。作为全国典型的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凉山是全国少有的“直过民族”地区之一,既存在交通闭塞、基础薄弱、经济落后、社会事业发展不足等共性难题,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是全国贫困问题最突出、致贫原因最复杂、脱贫攻坚任务最繁重的地区之一。而地处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更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是全国彝族人口第一大县,也是四川省少数民族人口第一大县,还是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广的县之一。

如何破解扶贫难题,从中央到地方都聚焦凉山。

2015年12月中旬,中央电视台四川站记者前往凉山实地踩点调研。到了昭觉县,通过我们的介绍并阅读了《探寻昭觉古里拉达秘境》后,记者们决定进驻“悬崖村”采访。从前期踩点到制作播出,经过了半年时间,拍摄团队五上五下“悬崖村”。

2016年5月,有关“悬崖村”的深度报道刊播后,立刻引起全国媒体乃至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更让人激动的是,“悬崖村”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注与关怀。

“悬崖村”是四川脱贫攻坚主战场中最硬的“硬骨头”,也是脱贫路上最难攻克的堡垒。为

改善“悬崖村”艰难的出行条件,凉山州和昭觉县拨款将藤梯升级为钢梯,出行条件大大改善。钢梯修好不到4个月,就有6个来自外村的新娘嫁进村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一时间,旅游成为“悬崖村”的新产业支柱。

2017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听取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代表发言后,他说:“曾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凉山州‘悬崖村’的报道,特别是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了解到当地建了新的钢梯,习近平总书记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

2018年2月10日至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将十九大后调研的第一站安排在凉山。在深入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解放乡火普村走访贫困户时,习近平总书记主动问起“悬崖村”的近况,凉山州副州长、昭觉县委书记克拉格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悬崖村”的发展变化,并把我拍摄的摄影专辑《悬崖村之变》呈递给总书记,总书记翻阅后频频点头。

2018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四川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会后讲道:从这次我到凉山彝区调研的情况看,你们确实下了一番“绣花功夫”,彝族同胞生活,彝区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2月10日《凉山日报》报道中得知,被称为“悬崖村”的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不仅有了新的钢梯,而且村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村民用电困难已成为历史,互联网已经进入,让人不再揪心了,我看了很高兴。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下,在社会各界广泛的帮扶下,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引下,一年多的时间里,“悬崖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556级的钢梯,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改扩建的村小和“一村一幼”给孩子们创设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实现了4G移动互联网覆盖。

2019年4月,又有好消息传到“悬崖村”——村民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迁入县城的集中安置点。

在最近开展的脱贫验收预评估中,村民人均年收入近9000元,其中84户贫困户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了6000元,远高于脱贫标准。

2020年5月12日至14日,“悬崖村”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344人走下2556级钢梯,离开已经生活了7代人的地方。72公里外,昭觉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安置点,一所所设施齐全的新居正等着他们,悬崖之上的生活将成为家族的回忆。

《悬崖村》见证“悬崖村”的变迁

历经6年,我的作品《悬崖村》终于问世

了。从2013年2月起,我数十次到“悬崖村”,一次又一次爬藤梯、攀钢梯,与村民、基层干部同吃同住,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用图片和笔头记录了“悬崖村”6年的点滴变化,积累了大量的一手素材。这些素材为我写好“悬崖村”脱贫攻坚故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6年里,我把自己“变”成了“悬崖村”人,看到了“悬崖村”因为新闻报道被广泛关注,切身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亲历了“悬崖村”修建起2556级钢梯的过程,记录了银行、网络、电力走进“悬崖村”的激动时刻,见证了“悬崖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创造幸福生活的历程,也见证了84户村民陆续搬迁至集中安置点的新家,开启了新生活……

6年时间里,现代文明的成果走进了大凉山一个又一个彝家山寨,也走进了“悬崖村”的家家户户。大凉山再也不想儿时那样远离现代文明,今天,这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的笔下,“悬崖村”这个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的“直过”彝族山村,又经历了摆脱贫穷、落后,如今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跑步奔向小康。

我以纪实的手法,通过典型细节和情节的塑造,以生动的文字,讲述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奋斗故事。对于阿皮几体的塑造,我抓住他个子矮小、灵活爬藤梯的细节,用“猴子书记”的亲昵称呼,点出了他和村民的亲昵关系。将阿皮几体披着军大衣,蹲在山顶上思考的形象比喻成云雾缭绕的山峰,写出了基层干部面临难题时冷静、沉着、坚毅的形象。“牛书记”的昵称,是村民对朴实、年轻的阿吾木牛的称呼,和阿皮几体形成鲜明对比。“新官上任”遭遇的雨水、洪水,浇不灭牛书记带领村民建钢梯的激情。通过这些典型人物、典型事件的塑造,使脱贫攻坚故事更加精彩。

对于故事的提炼,我用藤梯到钢梯,再到通往幸福生活的“天梯”的框架,串起了彝区山村脱贫攻坚的生动故事:从古老的恐龙脚印,映出了彝族厚重的历史;探寻罗莫拉达悬崖古洞,写出了“悬崖村”深厚的文化积淀;红军长征时刘伯承将军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的彝海结盟,刻画了民族团结的情深谊长;村民攀爬藤梯,不仅悬着生命,更是吊着故事;孩子们的上学路,不仅充满艰辛,更是承载着希望;基层干部的扶贫路,不仅靠着挥洒汗水,考验的更是智慧;对旅游开发的思考,不仅有抓住机会的兴奋,更有对旅游配套产业的思考……这些情节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悬崖村”脱贫攻坚的艰辛历程,带着深情讲述着彝族同胞脱贫攻坚的奋斗故事。

吹响奋进的号角

我以记者的敏锐感和承担脱贫攻坚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跟踪“悬崖村”6年多时间,采访数十次,对话上百人,记录下了深度贫困乡村基层干部、党员、村民脱贫攻坚的心声,以及齐心协力建钢梯、养山羊、种油橄榄、开发旅游业、发展教育事业的真实历程。从一个彝家山寨的小角度,反映出彝区脱贫攻坚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正是因为有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悬崖村”的内生动力被激发了。村民们战天斗地,上上下下3万人次,用坚实的肩膀将1500多根、40多吨重的钢管和6000多个扣件背上了山,用粗糙的双手建起了2556级钢梯。有了方便出行的钢梯,有了脱贫政策的指引,“悬崖村”的村民奔忙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村民陈古吉成了职业追蜂人,野生蜂蜜给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俄的米格种上了经济作物青花椒、脐橙;莫色拉博发挥自己善于攀岩的特长,成了“悬崖村”的攀岩领队……乡亲们的生活蒸蒸日上。

我在描写这些喜人变化的同时,也记录下了村民思想观念的改变。银行、金融服务在“悬崖村”开通后,村民们巧借资金,搞起了多样的种植业和产业;4G网络和基站建起后,村民们感受到了信息化的便捷,通过网络把土特产卖到了成都和上海,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悬崖村”;旅游开发后,村民们看到了食、住、行等商机,真正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父母们更加认识到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性,现代化的“悬崖村”小学,更是给孩子们的成长插上了翅膀。新一代的“悬崖村”人不仅能走出大凉山,也会走向成都、上海、北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天的“悬崖村”已经闻名全国,让“悬崖村”闻名的,已经不是这里的藤梯,而是“悬崖村”发生的巨变。透过“悬崖村”,可以看见凉山彝区的未来。

在彝家火塘边,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凉山变“暖”了,以超凡的脱贫毅力和奋斗精神,走出贫困,实现又一次的“一步跨千年”。翻开彝区的历史,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变,追寻凉山脱贫攻坚的历程,能够清晰地听到中国脱贫攻坚的铿锵脚步声。

过去,彝家山寨里每逢重大事情,都会吹响牛角号提醒族人。如今,愿《悬崖村》化作奋进的号角,激荡拼搏脱贫攻坚、筑梦全面小康的磅礴力量。



人在马湖

□ 杨庆珍

2018年6月下旬,庸常的日子被一道突如其来火焰点亮。凉山,援彝,脱贫攻坚,综合帮扶,沉甸甸的字眼里蕴含着激情、理想、担当,以及滚烫炽热的情怀。在键盘上敲出最后一个回车键,发送!我的报名申请表一发出,整个人的心里鼓荡起风雷——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结束了四川省旅发委组织的连续三天高密度的旅游产业学习,我和战友们踏上大巴车。战斗的号角已然吹响,下一站:凉山。与我们一道上路的,还有各种各样关于大小凉山的脱贫发展梦。车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在轻盈的摇晃中,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一片高山深水湖泊,它躺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的怀抱里,它就是雷波马湖。两年前,我曾到雷波县参加文学采风活动,深入到凉山州最东部的马湖,神奇、湛蓝、莹澈的海子,完全原生态的葱茏植被,未经任何粉饰、雕琢,美得自然质朴,让人刻骨铭心。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也许,那里将是我的目的地。冥冥之中,我听到一个声音一直在呼唤我。

果然。缘分多么奇妙。拖着行李,我站在马湖畔,大口呼吸着清新甜润的空气。马湖,我来了!这一次,我不是过客,是归人。未曾料想,初来乍到,马湖就给我一个

下马威,重感冒、急性胃肠炎、水土不服等导致上吐下泻,头昏眼花,浑身疼痛。巍峨的群山、洁白的云朵、漫山的牛羊、彝人黝黑的淳朴笑脸、白色或蓝色的察尔瓦……这是很多人心中别具风情的彝区。然而,这一切对于援彝干部们来说,却有着另一层理解:悬崖峭壁、山高坡陡、交通困难、缺医少药、停水停电、蚊虫叮咬,还有无尽的孤独和思念……在这里,同样的路程需要付出更多体力;在这里,同样的工作需要更多准备;在这里,同样的疾病需要更多时间来恢复。身体之苦尚在其次,看到绵延起伏的大凉山,碧绿澄澈的金沙江,纯净如眸的马湖,还有世代在此居住的彝、汉农家,他们守着金山银山,却世代代过着刀耕火种、极度贫困的生活,我的心情格外沉重。作为国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硬骨头”,雷波县脱贫之路在何方?

路,就在脚下。脱贫奔康,产业发展首当其冲,“输血”不如“造血”。绿水青山不仅培养出雷波县的特色农产品,也孕育着旅游发展的致富生机。雷波脐橙、马湖蔬菜、黄琅春茶、罗汉竹笋、山葵、核桃、土鸡蛋、芋香猪、野生天麻和虫草品质卓绝,如何走向山外?仅以马湖为例,此地兼具山体、原始森林、湖泊等多种自然风光资源,以及原汁原味的彝族特色文化,如何依托地理和人文资源,让当地群众吃上旅游饭?我们谋划着,以农旅、文旅融合发展为契机,谱写川西南风情之歌。

产业在持续发展中。以马湖蔬菜为例,目前仅为1200亩的种植量,但在未来的计划中,马湖范围内凡是适合于种植蔬菜的区域都将被替换为蔬菜。马湖的自然条件尤适竹类生长,2019年,我们已在全乡范围内种下一万余亩实竹,未来3至5年,实竹将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林下养殖跑山鸡,受众群体广、投入见效快、消费高频率,模式可复制。如今,大杉坪村的集体养鸡场已通过电商销售到全国各地,为群众带来源源不断的分红。下一步,恢复、改良、扩建茶叶基地;积极培育中药材、山桐子等经济林木;做强乡村旅游,发展一批彝家乐、民宿达标户,开展乡村旅游文化节、火把节……

唐家村背靠原始森林,面对马湖,是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利用优势自然

风光资源,2018年,我们建起马湖全景观景平台,可从山腰俯瞰马湖山水。此外,还在马湖周边种植数百亩李子,3、4月观赏花海,5—8月品尝李子,将为马湖旅游增添新的趣味。唐家村拥有大片高山草甸,今年,我们计划在山顶打造300亩的户外露营地,发展更多形式的旅游产业。

脱贫任务繁重,工作节奏很快,并没有吟风弄月的诗意,没有悠闲的轻歌曼舞。基层工作让我成了一棵巴地草,白日里吮吸泥土气息,进行艰苦的田野作业,夜晚打开电脑,开始笔耕。毕竟,我曾以生命起誓,文学路上,无论风雨,绝不缺席!经过深入采访,长篇专题报道《马湖山乡:小凉山深处的“遗世桃源”》《雷波青茶:被阳光祝福的香气》《三色漆器:凉山彝族文化中的一枝独秀》《雷波脐橙:植物迁徙的当代传奇》等先后以6个整版刊发于《四川经济日报》。此外,大量新闻稿、植物与美食人文随笔等散见省内外各种报刊与网站……凡此种种,为外界了解凉山彝族自治州和脱贫攻坚战役打开了一扇窗户。

2019年,雷波县全域旅游战役打响,对一个旅人而言,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了。“旅游兴县”不仅是响亮的口号,4月,马湖景区“4A创建”正式启动,薄弱的基础设施亟待提升,我们迎难而上,标准化的游客中心、停车场等各种建设如火如荼,与此同时,智慧景区建设也拉开帷幕。创4A景区,在雷波县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马湖将成为雷波全域旅游的引爆点,不仅是景区综合实力的品牌标志,也是打造旅游投资环境的助推器,必将提升雷波的美誉度,吸引更多人来投资兴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马湖的夜,寂静清幽。夜深了,我仍在挑灯夜战,导游解说词的整理、宣传片和宣传画册的制作,景区标识牌的完善……揉揉疲乏的双眼,我推开窗户,今夜月明,一弯新月如钩,皎洁无边,蔬菜田里蛙声一片,热闹非常,又衬得山乡静谧深深。

月色里的马湖,湖面起伏着一层微微的涟漪。哦,亲爱的马湖,你用宽厚、慈爱哺育了这一方百姓,哺育了彝汉交融的独特文化,润泽了无数干涸的心灵。如今,你上苍之眼,正静静地注视着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山村之变。



野鱼

□ 邱天福

阿直来电话了,说是请我吃野鱼。忽悠吗?不是。这么多年交情,即使不是至交也属于朋友范畴。真的,他真的请客。

可是吃野鱼?得了吧,有那么多吗?这么多年,那么多人盯着野生鱼都是垂涎欲滴。即使用手思考问题,答案都不言而喻。我的孩童时代,鱼,没有人工养殖的,自然是野的。离老家一百多里远有条河流,叫石滚堰。河水很清,时常有大大小小的鱼在闲游,还挺多。“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人与自然与这水中野生动物之间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彼此的愉悦。

原罪,因为那时我抓过不少鱼。俗话说,吃鱼没有鳊鱼(将水舀干再抓鱼)香。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可是在那个仅仅解决了温饱的年代,是没有钱买玩具的。抓鱼主要还是一种兼具游戏性的活动,除了物质方面的获取,就是精神上的满足。我和发小带上宽锄、瓢、盆子,来到石滚堰边,脱下衣服,把裤脚挽得高高的。在石滚堰与其支渠高沟分流处,搬石头,挖泥土,硬是堵住了大部分流水,让它乖乖地去高沟。高沟的水陡然涨了起来,而石滚堰的下游水流量马上大减。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抓鱼了。可是鱼却没那么傻,它们藏起来了。凭经验,我们知道它们藏身之处。河边有不少树,还有不少鳊竹。流水不断掠过,持久的冲刷力让树根、竹根下面的一些土层坍塌,凹进去不少,形成了一个形状不一的泥洞。加上鱼的修修补补,它们甚至在这里作了巢,成为鱼儿天然的躲藏地。我们靠河边用石头、泥土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封闭半圆形,然后用瓢舀尽里面的水。哈哈,乖,瓮中捉鳖。没有瓮,捉的也不是鳖,是鱼。种类比较多,鳊鱼、鲤鱼、白鲢什么的,不太大。但是太小的,我们是绝对要放掉的。至于泥鳅、螃蟹,我们是瞧不上眼的,但是太大的螃蟹,我们还是会抓它的。遇到大鳊鱼,也会是我們的猎物。假如遇到蛇,惊恐的我们只有逃跑的份。如果要逮大鱼,堰塘(堰塘)里就有,只有大

人们才能办得到。我看过,几十个大人,自然是男的。因为没有水泵,后来才知道有那东西,我们叫它抽水机。他们只能用桶,两人一组,一桶一桶的水,满满的往外倒,倒入旁边的沟渠中。还真是人多力量大呢,二十多亩的面积,几米深的堰塘壳里的水,半天多的功夫,硬是几乎被他们舀干了。当然泉眼还在冒水,不过这无济于事。抓鱼了,很大很多,他们也会放过小鱼的。

可是今天说到野鱼,却很难得一见。我去过沱江上游的石亭江,附近的某个村民,他有办法。枯水期来了,江水小。他在有水的江面,二十多米吧,安上金属拦河筛子,斜斜的,有三十度的角度吧。鱼来了,冲在上面,尽管不停地挣扎,可所有一切都是徒劳,逃不掉的。关键是只能水流过,鱼爷爷、鱼奶奶、鱼爸爸、鱼妈妈,子子孙孙一个都不会少!奇怪的是,当地人居然认为不要去多管闲事。

江里的鱼如此,小沟渠里的鱼也好不到哪里去。电鱼机,一遇到这样的主,什么鱼虾泥鳅都完了。难怪古人早就感叹: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魴鱓,相教慎出入。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明文规定保护渔业资源。

还有“三面光”河渠。这里所说的三面光,是说河渠两边的河堤加上河床都是用混凝土与石头修筑的,光光的。这些水利工程看似既坚固了对河堤,又能节约用水,实则却没那么简单,甚至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致命伤害。试问即使有鱼,它们在哪里栖身?看来,水利工程能不光的地方就不要光。比如河床,漏不了多少水;一些河畔有密集的大树、芭茅、慈竹等多根植物,由于有大量的植物根的攀援,不容易造成河堤的垮塌,而附近也少有人烟;还有一些本来就比较坚固安全的河段。

现在如果没有人工养殖,餐桌上哪里还会有什么这样那样的鱼菜品。俗话说,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离开水的鱼,结局是灾难性的。可是离开了水的江河,被鱼吃的生物得不到抑制,打破了水的生态环境,同样是灾难。我去赴朋友的鱼宴了。希望河里还有野鱼,可是不希望被我们吃掉。